

文丛

Citie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City

纽约地标

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mpanion

艾瑞克·洪伯格 著 瞿荔丽 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左岸文丛

K712.9/3

2008

Citie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City

纽约地标

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mpanion*

艾瑞克·洪伯格 著 瞿荔丽 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左岸文丛

Citie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City

纽约地标

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mpanion

艾瑞克·洪伯格 著 瞿荔丽 译

NEW YORK CITY: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mpanion

Copyright © Martin Garrett together with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ement: This translation of Cambridg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GNAL BOOKS,
OXFORD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南教育出版社拥有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
发行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纽约地标: 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 / (美) 艾瑞克·洪伯格 (Honderger, E.) 著; 瞿荔丽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 11

(左岸文库 / 徐坚主编)

书名原文: New York

ISBN 978-7-5355-5034-7

I. 纽… II. ①艾…②瞿… III. 城市史—纽约市
IV. K 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2851号

纽约地标

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

艾瑞克·洪伯格 著

瞿荔丽 译

责任编辑: 李军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s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s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开 印张: 9 字数: 215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5034-7

G · 5029 定价: 19.5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插图精美的纽约旅游指南数目繁多，其中充斥着地图、漂亮的彩照还有那么一点用小得令人担忧的字体印刷的信息。关于这个城市，也有杰出而具有可读性的叙事性历史。埃德温·G.布伦斯和迈克·华莱士出版于1999年的得奖作品《愚人村》，讲述了这个城市在1898年之前的故事。第二卷将覆盖20世纪。但是，由于厚达1383页，《愚人村》只能是一本放在案头或收藏在图书馆里的书。而我希望《纽约地标》会是一本放在背包或后裤口袋里的书，可以在参观这个城市时带着它到处跑。对我来说，这像是一本可以提供一些背景、一些好听故事的书。而这些内容，即使在设计最好的旅游指南中，游客们也常常会感觉有所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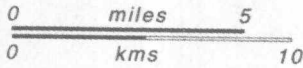
因此，在我的设想中，假如您右手拿的是《家庭纽约游》、《Time Out杂志纽约指南》或是任何其他纽约旅游指南，那么就把这本有用的书拿在左手里。从这本书里，您找不到艾

利斯岛的开放时间或者去中央公园的路线说明。但是,为什么移民接收站会在艾利斯岛上出现,还有,博物馆是怎样出现在那里的,这些都是读者们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的。有一章讲述这座城市中的公园,还有对谁为这些公园买单这些复杂问题的讨论。这些都是旅游指南中不会进行详细叙述的话题。但是,这座城市中奇妙公园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生存状态,游客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纽约人。每章都以这个城市的某个地点开头:百老汇、格林尼治村、哈莱姆区。在每一章中,我都尽力地回顾过去,思考这个城市的过去怎样来塑造它目前的生活。旅游指南是对现在的记录;但是,如果我们思考游客们喜爱的地点(像现在的第42大街)是怎样由于环境的变迁和改变而被塑造的,将会受益良多。迪斯尼公司在那条著名街道重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作为说明“过去”与“现在”之间如何建立特别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典

型。纽约，一般被认为活在繁华的现在，它是这样一个城市——过去的痕迹，从19世纪早期某个布鲁克林农舍中奴隶的经历到汤普金斯广场上移民工人的劳动示威，在这里都会激起更多更深刻的共鸣。

世贸中心袭击所造成的影响构成了绪论的出发点。

NEW YORK CITY



- State Border
- Airport
- Interstate
- State Highway
- Park

Atlantic Ocean

目录

前 言	
绪 论 被改变的城市，9·11	1
第一章 曼纳哈塔	9
第二章 在联邦大厦国家纪念馆的阶梯上	47
第三章 移民之城	73
第四章 格林尼治村	119
第五章 公 园	153
第六章 百老汇	181
第七章 哈莱姆区	241
第八章 曼哈顿之外	267
双城记(译后记)	273

绪论

被改变的城市, 9·11

本书的写作是伴随着脑中这样一个想法进行的——纽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城市, 但每个变化都是一种历史、一段故事, 能够帮助我们搞清变化本身以及由它创造的这个城市。9·11 事件远远超出大多数创作纽约故事的美国国内外历史学家的预料。突然地, 就在一个温暖而阳光明媚的早晨, 正是一个在上班前停下来喝杯咖啡的好时候, 两架被劫持的满载乘客的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高塔就坍塌成了浓烟滚滚的废墟。匆忙之中, 有人在还不知消息的情况下进行了计算, 迅速把死亡人数定在至少 6 000 人。几个月之后, 那个数目才降到了 3 000 人。这个事件在美国历史的尺度和概念中都是空前的, 自然, 在这个城市的记录中, 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灾难能与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资本主义和权力的伟大标志所采取的暴行及其长期后果相提并论。但 9·11 确实是空前的吗? 华盛顿特区在 1814 年 8 月曾被英国军队付之一炬; 亚特兰大在南北战争末期被夷为平地; 芝加哥



1871 年的大火以及旧金山和阿拉斯加的地震造成了彻底毁灭的“归零地”景象；纽约反复地遭火灾毁坏。类似的世界末日事件不断发生，每一件显然都是特定情况的产物。但没有一件像 9·11 一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然而，9·11 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合理地处在这个城市的历史轨道上。

2
纽约会成为打击目标不是因为这里的居民热爱自由（“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投票、集会以及持不同意见的自由。”这是 2001 年 9 月 22 日，布什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而是因为这座城市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成功地向外辐射它的影响和力量，还有它丰富的神话。我们没有建立在向外辐射城市影响的意识之上的纽约史，但是这样的历史可能会为我们理解以下事实奠定坚实的基础——纽约怎样从一个不起眼的殖民地港口发展成一个世界级城市，一个举世皆知、受人钦慕又遭人憎恨的城市。

纽约的建立是 17 世纪荷兰人商业和帝国扩张行为的结果。荷兰人沿着从东河到哈德逊河现在被华尔街占据的路线上建立了一条土木防御工事，防御英国人和美洲土著的侵略。1664 年，这里被英国军队占领，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总督岛和炮台保留了保护纽约免受英国人侵略的防御工事遗迹。纽约一直是强权竞争的目标，直到它诞生后的第三个世纪，这种恐惧才得以平息。

即使成为他人侵略性争夺的目标,18世纪,纽约商人还是开始了想象与雄心的飞跃,第一次把这个城市带到了世界舞台上。商船船长和商人决心加入奴隶交易——由此产生了著名的三角贸易路线,把英国的货物和西非的奴隶运到纽约(奴隶拍卖所就位于华尔街的尽头)——这样在世界经济中赋予这个城市一个新角色。从1790年开始,一艘船装着海狸毛皮和金条的中国船从纽约启航——约翰·雅各布·亚斯特的巨大财富就是靠此得来——这是永不休止的纽约商人们不会接受对追寻真正商业利益的任何约束和限制的另一个标志。19世纪20年代,随着伊利运河的开通,纽约获得了通往“西部”的优势通道,有效地获取了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压倒了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的商业对手。亚斯平沃尔家族伟大的船运帝国、“队长”范德比耳特的铁路,另外在棉花贸易中,纽约所占据的资金、船运和生产方面的优势地位,扩大了这个城市的视界。作为国内最重要的港口以及出版和娱乐业的中心,纽约的思想、纽约的价值观在1898年统治了美国的广大区域。纽约是美国财富与人口数量最大的州、最大的港口、经济中心、在国内商业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领导者——无怪乎美国人惧怕纽约,他们因为纽约商业文化的资金和力量强加给其他地方的变化而憎恨它。纽约并没有因为把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纳入到它的商业影响范围而得到感谢。事实上,在美国,长期以来,有一种憎恨纽约的传统,并且这种传统颇得人心。

1898年,当四个独立自治区(斯塔滕岛、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及皇后)与曼哈顿联合起来组成大纽约时,这个城市的地位几乎不能维持。尽管它仍然是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市场的中心,但是新的工业和财富来源,以及其他地方持续增长的人口,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纽约在美国国内的优势。但到那时为止,对于纽约的基本概念已经建立了。纽约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它在种族成分和宗教构成上

更为多样。纽约有更多出生在国外的居民，这里的犹太人是美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总数的十倍，而天主教徒则是美国其他地区天主教徒总数的五倍。但是这些人口上的差异，不管怎样有趣，并不是改变这个认知的动因，而是这个城市管理方式——地方政府腐败的名声、犯罪、放荡的恶习以及傲慢的态度导致的。纽约并没有成功地用礼貌和适当的谦逊，善解人意及感觉敏锐去征服对手，而是以一种疾风骤雨般的竞争性和物质主义精神来与对手较量。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纽约有着摩天大楼——象征着所有现代化的东西，在一个保守虔诚的新教国家，现代化本身就是产生深层焦虑的源泉。

纽约向美国展示了现代化是值得信奉的，摩天大楼也可以是美丽的，现代艺术是振奋人心的。正是与19世纪的华尔兹截然对立的爵士乐和查尔斯顿舞，抓住了年轻人的想象力。它将多种含义糅合在一起传送到世界各地，在许多

方面这些含义是与美国价值观不谋而合的（热爱自由、相信机遇和民主）。在其他方面，纽约的思想就是这个城市财富创造力量的源泉。来到纽约的迁居者以及外国资本家在股票和公债市场上注入的投资，从深层来讲，都是在寻求同样的东西。这个城市的诱惑，它的文化和经济的扩张力，威胁到了地球上所有的传统社会的社会稳定和生活方式。本·拉登是正确的：纽约是一个骄傲而有韧性的对手；对于他和他的同党们所有想要创造的东西——一个没有世俗音乐或风筝飞舞的精神政权，在这样一个政权中女人不受教育，全身都裹在“布卡”里——纽约都是一个敌人。

世贸大厦



归零地

纽约紧绷着神经；警报嘶鸣，没有标志的汽车一路狂飙，车上信号灯闪烁；戴着墨镜的男子一脸严肃地站在街上，对着衬衣袖口讲话。9·11之后的几个月，拆弹专家的白色车辆在百老汇大街上疾驶而过。激动的警察对着行人吼叫，用警戒线隔离人行道。看热闹的人互相询问：“是什么呀？炸弹吗？”半小时以后，交通又如往常一样紧张地川流不息。行人或是熙来攘往，或是悠然漫步。拆弹专家也镇静地驾车离开了。在这个城市里，最平静的地方是“归零地”——一个取自原子弹试验项目的不祥术语。这里曾经是维奇街一个巨大（非常巨大）的办公开发区，是一个业主、建筑师和营造商的开发区，曾是成百的工商企业和政府办公室的坐落地点，在这里雇佣了数千人——然而，在这里却成了一个抽象概念。盼望着哪天这里又会成为一个有名称和街道地址的地方，这种感觉也很美好。

世贸中心在死亡之时，开始显现出在它有生之年并不拥有或没有被普遍认同的含义。这是大规模的死亡造成的结果。世贸中心是作为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城市复兴项目开始其生命的。成立于1919年的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承担起为港口和两个州之间的运输改造各种设施的职责。这是一个高效而独立的实体，能够在每个州的常规政治系统能力之外作出决定并执行项目。港务局管理着荷兰隧道，在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建造林肯隧道。它最终成为运营纽华克的机场和两个纽约机场（艾德威尔德机场——即现在的约翰肯尼迪机场；还有拉瓜迪亚机场）的实体。它在曼哈顿西侧建造了大型的公共汽车站，还建设了连接纽约市镇的大多数桥梁。港务局接管了破产的哈德森和曼哈顿铁路公司，重组改名为PATH（港务局跨哈德森）往返铁路线。1962年，港务局接受了筹建世贸中心的委托，按计划该建筑的面积为90万平方米。在七栋建筑组成的综合体之中，两幢110

层的摩天大楼令帝国大厦黯然失色,成为纽约最高的建筑。

纽约市的年度总产值是 5 000 亿美元,达到了国家经济产值的 5%。由于 9·11 的影响,在 2001 年全国要损失 180 万个工作机会,而纽约预期最终将丢掉数千份工作。在总产值中,单是纽约的文化事业就贡献了 130 亿的年度产值。自袭击发生以来,这个城市中每个重要的文化机构都面临上座率大幅滑坡的问题。举个例子,2001 年年底,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入场费、博物馆商店销售、饭店收益以及车库收入方面的损失,每周都要达到 100 000 到 200 000 美元。全市艺术团体的总损失(只计算 2001 年 9 月)估计共有 2 300 万美元。捐款也急剧下降。这次袭击毁坏了曼哈顿下城 6.4 万平方米土地,制造了 26 万吨残骸。据估计,仅仅把残骸移走就要花费 50 亿美元。总共损失了 11.7 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大致等于芝加哥中心商业区的面积。审计官艾伦·G.赫维希估计,财产损失总计 340 亿美元,经济损失可能要达到 600 亿美元。中期结果显示共失去了多达 100 000 份工作。这个城市的预算缺口早已因 2000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遭到沉重打击,其数目着实令人生畏。据估计,2002 年,预算差额将在 4~6 亿美元之间。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而且还只能靠自己来复苏。从布什政府那里,许诺要比现金来得爽快。看着这些数字,朱利安尼市长在他任期的最后日子里对市政府的许多职能部门实行了 15% 的预算削减。“事实很清楚,”布隆伯格市长在就职演说中解释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甚至负担不起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这是一些能计算、衡量、估计的事情。经济复苏必将来临,它的到来是由于对纽约深深的同情,伴随着对这个城市应对灾难所采取方式的尊敬。但是,飞机撞上双子塔的画面留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又将如何?还有那些可怕的记忆:股票经纪人吉娜·里皮斯在第一座受撞击塔楼的 46 层工作,“尖叫声、呼喊声,还有水灌得到处都是。我们花了一

个半小时才逃出来。塔楼就砸倒在我的身后。我永远都不能把这些从头脑中抹去。”

袭击发生三个月之后，她写道：

“我的神志涣散。我无法集中思想。我不能阅读。万物流逝，好像都和我无关。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可以集中精力。可是现在每件事情都糟透了。我感觉身体很差，身上很疼，这可能是因为紧张过度。我本该是一个每周做四五次健身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真正希望的是能够回到轨道上去，回到我从前的生活中去，就像以前那样过自己的生活。但这些好像都已远逝，遥不可及。”

有些正面结果对纽约来说也出人意料。民意测验和非正式新闻调查表明，美国公众对纽约的感情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亲近。许多迹象显示，9·11之后，在纽约，种族仇恨的紧张程度急剧下降。从前，有些社团总把自己置于警方的对立面；而现在，他们对市民身份已经有了认同感。每个人心里都把这座城市的消防员看作英雄。《一个人打保龄》的作者罗伯特·普特南发现，在整个国家，人们对政府和警察有了更深的信任，对政治也有了更大的兴趣。然而，有些愤世嫉俗者却漠视这种种反应，他们期盼着恢复往常一样的紧张程度。但是那样做的话，就要忽视这个城市所遭受的深刻心理创伤，无视对治愈这种伤害的深切需要。社团的意见在美国人生活中颇具分量，传统上就扮演着医者的角色。在纽约这样一个相当分裂与多极化的城市里，坚强的领导力与强烈的共同感帮助人们开始了复苏的进程。许多纽约人拒绝对圣战和战争的言论采取复仇与憎恨的态度——由此赋予9·11一种意义。由越南战争而被记住的和平标志就像一些隐藏了很久的沙漠植物一样，又在联合广场暂设的纪念公园中蓬勃生长起来。但其他人——这些人可能还占大多数——期盼的却是以迅疾而猛烈的惩罚来补偿苦难之后糟糕的不平衡。有着“外国”相

貌的人，从锡克教徒到穿着传统服装的非洲人，都跟阿拉伯人一样，感觉纽约的环境更具敌意。

鲁道夫·朱利安尼的公众立场发生了转变。他从一个好斗的、极具道德感及浓重党派意识的形象变成了深受景仰的这个城市决心的化身，成为这个城市士气的后援，并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他的这种转变令他的朋友和反对者都感到吃惊。一股强大的民意风潮甚至要求推翻这个城市的宪章，允许朱利安尼再度连任。作为一名名至实归的领导者，他的形象从伴随了他在任两个任期的丑恶论战中脱颖而出。而在他这个年龄，本应已成为一名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个从心底说话，为大众仗义直言的人。他的继任者迈克尔·布隆伯格要想追随他的脚步将颇有难度。

世贸中心是这个城市里最重要的游客目的地之一。即使在毁灭之后，也已有好几万人参观了这个遗址。2001年12月建造了观景塔。长队一直排到了百老汇大街和市政厅，只为了短短地看上这处遗迹一眼。有这样一种共识：这处景点的意义显而易见地已经改变了。那些挑选“归零地”作为访问地点的人们，以及那些拜访圣保罗礼拜堂墓地非官方纪念处的人们并不是习惯意义上的游客。他们来到这里，就如同朝圣者到达圣地一样，而不是到这里来买纪念品。因为袭击所造成的混乱而受到巨大打击的商店据说生意萧条。另外，还有人要求组织旅游团去遗迹参观。这里将要建造一座纪念馆，像华盛顿的越战纪念馆一样，它将成为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的一处庄严之地。这里必须和运送游客的城市运转机制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必须进行市场化。这不会是对圣地的一种亵渎，而是对世贸中心已获得超越本地意义的一种认可，事实上，现在这里属于每个乐于参观纽约的人。游客的人流，对于正在努力重建他们混乱社区的炮台公园城的居民们来说，是不受欢迎但无可避免的干扰。而他们还远不是关注这个城市的唯一人群。